

支那小説集



三



# 女鐸小說集第二輯

## 目錄

	目 錄	頁 數
一	皇帝的新衣服	一
二	杜老太太	七
三	一隻小貓	二六
四	各得其所	四二
五	愛情的重擔	五七
六	被嫌疑	六九
七	五分鐘	九〇
八	小天使	一一八
九	婚後的創痕	

十

銀茶壺

一二八

十一

珠還

一四一一五五

# 女 鐸 小 說 集

第二輯

## (一) 皇帝的新衣服

從前有一個皇帝，最講究穿衣裳，就是把所有的金錢都花費在服飾上，也毫不吝惜。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裏，他總得換八九件衣服；照正經道理，皇帝的光陰應當消磨在政治上面，可是這位皇帝的工夫卻都消費在衣櫥裏。

有一天，有兩個走江湖的到皇帝所住的城裏來。他們自己說是織錦緞的名手，對於質料和色彩，都是研究得很精的。除了色彩鮮豔以外，他們所織的錦緞的質料，更有特色，凡不稱職或愚蠢的人，都看不見它的。皇帝聽見這話，非常得意地說：『那種衣服，再好沒有了！假使我穿了這衣服，我就能夠查出臣僕們誰是不稱職的，更能辨別誰是智慧的，誰是愚蠢的。這種衣服，我必得去定做一件。』

皇帝將一筆巨款交給兩個騙子，吩咐他們立刻開工。兩個騙子將織機安排妥當，做

着手勢，裝作紡織的樣兒；其實織機上的梭子是空的。他們二人向皇帝索取最上等的絲絰與最貴重的黃金；這些東西都入了他們的私囊，晝夜裝腔做勢的在織機旁邊空忙着。

『我很想知道他們已經織了多少，』皇帝暗自思量。可是他一想到不稱職的人看見的話，心裏似乎總有點不痛快。皇帝深信自己是不怕看不見那衣服的，可是先派人去看，似乎比較妥當些。全國上下的人們都聽見那件衣服質料的奇妙，大家都急於要看皇帝左右的人中誰是愚蠢不稱職的人。『我先派宰相去看他們已經織了多少，』皇帝暗自思量道，『因為他爲人忠誠，鑑別力也很銳利。』

這位忠誠的宰相走進騙子紡織的房間。『不得了！』那宰相想道，心中一怔，竭力睜着眼睛。『我簡直一點甚麼都看不見！』可是他那裏敢說出口。那兩個騙子請他走近織機，問他對於機上的衣服的顏色是否中意。他們二人，一壁說，一壁指着空織機叫他看，把這位宰相弄得莫名其妙，雖不住的擦眼睛，卻看不見機上有一縷絲絰，因爲機上本來沒有可看的東西。『真要命！』他心中想道，『難道我真這麼愚笨麼？這事千萬不能給人知道。我果真不稱職嗎？——不行，無論怎樣不能給人知道我看不見這件衣服。』

你說不

3

## 皇 帝 的 新 衣

我看了宮  
皇上，我  
很留心地  
不久  
一切都入  
作忙得不  
甚麼時候  
看不見。

『這

其實全是一  
緣故。但  
色彩的華

全城的民衆都聽見這件華麗的龍袍。皇帝滿心想在未從織機上取下以前，去看一個究竟。皇帝親自去看的時候，帶了好幾個誠實的侍從和那宰相與大臣。『你看那衣料多麼好看？』宰相和大臣說。『陛下難道對這花樣與色彩，沒有可誇獎的話嗎？』他們一壁說，一壁用手指着那一架空織機，以爲其他的人總看得見那衣料。『怎麼哪！』皇帝暗自想道，『我簡直看不見有甚麼衣料！難道我果真愚笨嗎？難道我不配做皇帝？那真太可怕了。——嘿！這衣料實在好看！』他大聲的說。『果然值得我們大家的稱揚。』他又朝着那架織機顯出愛不忍釋的神氣看着，點了點頭，卻不肯說出他看不見甚麼。皇帝的侍從都跟着他東張西望，結果甚麼都沒有看見；可是他們都勉強附和皇帝說：『真華麗極哪！』大衆勸皇帝在國慶日上朝的那天必得穿這件衣服，並提議賜爵位給這兩個織錦綬的。

國慶日的前一天夜晚，兩個騙子足足忙了一夜，據說是因爲趕製皇帝的新衣服。民衆看他們二人的確是忙得不亦樂乎；他們二人佯裝將衣服從織機上取下的手勢；還拿剪刀在空中剪來剪去；他們用沒有穿線的針縫來縫去；最後，神氣十足的宣布說，『衣服

都做好了！

皇

帝

的

新

服

5

皇帝帶了貼身的幾個忠誠的侍衛到兩個騙子那裏去；兩個騙子舉起一隻手來，像是提着甚麼東西的樣式，說道，『看，這是褲子！這是襯衣！這一件是外衣！質料同蜘蛛網一樣的輕，穿在身上就好像沒有穿一樣；其實，妙就妙在這一點。』『對哪，』侍衛們都同聲說；可是他們看不見，因為本來沒有可看的東西。『陛下，可否脫下身上的衣服？』兩個騙子問皇帝說，『我們可以在這着衣鏡面前給你穿上新衣。』皇帝將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脫下，兩個騙子就忙着做手勢假裝給他穿衣服的樣子；皇帝在着衣鏡前踱來踱去。『多麼稱身！』武士們附和兩個騙子說，『花樣多麼新奇！色彩多麼動人！這真是一件無價之寶！』

『啓奏萬歲，滿朝大臣和御輦已在門外候駕！』司儀官對皇帝說。『好，我都預備好了，』皇帝回答說，『你們看這服裝不是很合我的身段嗎？』說了這話，皇帝又旋轉身子在鏡子裏照了一照，似乎是百看不厭的神氣。侍從等彎着腰，似乎拾起皇帝的禮服。他們決不敢露出看不見龍袍的神氣。於是皇帝登輦上朝，所有朝野的人都喊『皇帝的

新衣服真是蓋世無雙的華麗！外套是多麼的美！剪裁得的確稱身！」沒有一人肯給人知道他看不見皇帝有甚麼新衣服，以防顯出自己的不稱職和愚笨。皇帝從來沒有一件衣服，得到這許多人稱讚。

『好看的什麼！皇帝身上一件衣服都沒有穿的！』一個孩子終於情不自禁地叫起來。

『你們聽那天真的孩子的話！』那孩子的父親說；於是大家都交頭接耳的把這孩子所說的話傳揚開去了。

『正是，皇帝身上甚麼都沒有穿！』百姓終於大聲喊着說。在這時候，皇帝心中也深深受了感動，因為他覺得百姓的話是對的；可是他心中暗想：『我必須不慌不忙的行過這個國慶典禮。』侍從們這時更用力拉着皇帝身上看不見的衣角。

## (二) 杜老太太

杜老太太從南京搬到上海兒子家裏來住的時候，似乎世界末日到了。原來她兒子元一的住處，竟在人家的三層樓上。杜老太太的丈夫在世的時候，曾在首都中央大學當教授，雖常有欠薪的事，可是住宅由學校供給，他們的生活倒也很舒適。杜老先生遺下來的財產，真是微乎其微，除了原籍幾十畝田地之外，銀行裏的存款不滿一千元。杜太太雖節衣縮食的過了四年，這區區一千元也就用完了，加以自己已是五十八歲的老太婆，雖然年青時曾在某教會女校任過教職，如今卻不是能生利的人了，祇得到兒子這邊來。幸虧她兒子很孝順她，早就再三的請她到上海來。杜老太太所以不會早些到上海來的緣故，也無非是怕加重兒媳的負擔，可是如今真是因為沒有辦法，這纔到上海來了。

杜老太太到上海的那一天，正是十一月的一天早晨，霧氣非常濃厚，她一手拎着手提箱，一手攜了一隻籃子，裏面盛了一隻小黑貓，咪唔咪唔地亂叫。

杜老太太的頭髮，已由黑而變爲銀灰色，一雙眼睛卻還是奕奕有神，祇不過滿面顯

露憂鬱的神情。等到她一看見元一所住的地方祇是三層樓的一間正房，和一間亭子間，更流露了憂傷的神氣。她媳婦珍妮，毫無治家的知識。兩間房裏灰塵滿積，衣物零亂，搖籃裏的嬰孩的衣服被擣，不但破舊，並且污垢不堪。大寶手裏拿了一塊泥糊糊的土磚玩弄着。

『我想你目前暫且將就過過，』她媳婦珍妮說。『權用這長藤椅當作睡榻。我到拍賣行裏買了好幾次，一張床至少也要上十塊錢。元一現在的職業不大好。我們經濟狀況萬分拮据。假使你沒有將南京的傢具變賣掉，倒可以救目前的急。』

『珍姑娘，那不要緊。你們要我怎麼辦呢？』

珍妮，本是個美貌的少女，一雙烏黑而大的眼睛不住的向新來的婆婆身上打量。『茶壺已放在爐子上。水開了，你就自己泡茶；我現在要出去。我去會一位朋友。二寶已睡熟了，用不着照顧他。我過一兩個鐘頭就回來的。你凡事不要客氣，這本來是你自己的家。』

話剛說完，珍妮急忙旋轉身走了。因為那天的影戲是她最欽佩的明星作主角，她不

願意去得太遲。

珍妮未嫁元一以前，在上海某高級中學畢業後，曾任過某名醫師的記錄員，爲人粗心大意，倒也並不是沒有良心的姑娘。她自從嫁了元一，生活便感困難。元一是郵局匯兌部的職員，薪水很少，珍妮又無治家理財的才能，常遇到入不敷出的困難。珍妮因此常發脾氣。

這次元一將婆婆接到上海來，很使珍妮不快樂。家中多一個人，生活費用當然無形之中會增加起來。這是多麼可惱的事。

『當然婆婆不至於是壞人，不過跑到這裏來，靠我們養活她，總不是一件幸事，』珍妮暗自這樣想着，一壁向影戲院的大門直跑。

那時，杜老太太不知所措地向四周一看；她本不願意尋媳婦的錯，可是房間裏委實零亂不堪。

他將籃子裏咪唔咪唔亂叫的貓一放出來，大寶立刻丟掉手中的土磚，一面囁嚅咭咭的同貓說話，一面摸它的頭。杜師母脫去外面的長袍，也不顧自己是多麼的口渴，立刻

就開始作事。她先將前樓的地板打掃乾淨，將傢具上的灰塵撣去，又跑到廚房裏——後樓——洗刷清楚；隨後把床鋪好，給二寶洗了一個澡，這纔泡茶。

元一顯出疲倦的神氣回家的時候，杜老太太還沒有喝完那一杯茶。「母親！怎麼，珍妮到那裏去了！你來的時候，她不在家嗎？」

『他在家裏，不過現在出去了。我想她整天在家也很悶。』杜老太太倒茶的時候，元一很詫異的神氣看着房間裏的一切。

『母親，這很使我回想到往日的情景，』元一說。

杜老太太笑了一笑。她兒子的這句話使她心中生出不少的快慰。

珍妮回來的時候，很疲倦的神氣，一看她婆婆坐在火爐旁邊，丈夫和她對面坐着，得意的神色一口一口的吸香煙。大寶已送上床，二寶心滿意足的神氣睡在整潔的搖籃裏。房裏一切的一切，從來沒有這樣乾淨過，這是珍妮立時所感覺到的。

『倒是像自己的家，』珍妮說道，雖然裝出笑嘻嘻的神氣，可是聲調裏卻滿含着酸性作用。元一立刻露出不快樂的臉色。

『珍妮，我不過是歡喜幫一點忙，』杜老太太有氣沒力的說道。

珍妮突然顯出很惡意的，滿不在乎的態度說道：『這樣小小的兩間房間，那裏有許多事要幫忙！』珍妮隨即脫下大衣跑出去，深悔話說得太重了一點，可是卻覺得出了一口氣——她深悔的，是不該當元一的面，回答那一句話；她覺得出了一口氣，乃是不肯在婆婆面前示弱。

元一掉轉頭對老太太說：

『母親，你不要理睬她，她對於人情世故，絲毫不懂；她說話是一點沒有分寸的太。』

元一還沒有說完，祇見老太太眼淚直流，說道：『元一！我總是求天老爺叫我不要累着人家，而現在——現在——』

元一立刻緊靠着母親，雙手拉着她枯燥的手腕。『母親，切不要傷心，你決不是累着我兒子！我現在正想謀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位置，謀到了，我們就可以租一間比較好一點的房子。誰敢說你是累着人家，祇看這房子裏，已比先前乾淨舒適多了。』

杜老太太聽了兒子的話，心地安慰得多了，可是珍妮一進屋子，又是那樣惹人生氣，杜老太太不知不覺的露出恐怖的神氣，看着珍妮。她覺得自己多麼無用，多麼爲人厭惡。

杜老太太到兒子家裏還沒有滿一星期，已經把家裏收拾得煥然一新，件件家具，都一塵不染。元一每餐飯都回家來喫，都有合胃口的菜，二寶也不大哭鬧，大寶表面上也不像從前那樣齷齪。家中大大小小都叫她『奶奶』。她的事務，一天比一天繁雜，而珍妮倒整日的閒着無事，上一次街，總要好幾個鐘頭。可是杜老太太卻老守在家裏，因爲家裏地方雖狹窄，要做的事却不少。

杜老太太整天的勞碌，當然也有疲倦的時候。她相信濃茶有提神的功效，於是他一天總得喝上不計其數的紅茶，纔能有氣力。她在打掃房間之後，照顧二寶，還講許多有趣味的故事給大寶聽。到了晚上，她就睡在藤床上，爲的是珍妮說買不起床，元一雖常爲這事抱歉。

珍妮唯一不滿意的事，似乎是婆婆纔來，就將家中的情形改變了。珍妮常嘰咕米價

漲了，連婆婆常愛喝茶，也受她的批評。

『這禮拜又多買了半斤茶葉。我們兩人，本來一個月也用不到一斤茶葉。』

從此，杜老太太也不常爲自己想喝茶而泡茶，只在兒媳要喝茶的時候，順便喝這麼一兩杯。不喝茶並不算是可傷心的事，祇是杜老太太想到，如果自己有錢的話，媳婦那裏敢這樣毫無忌憚的說話，如今是乞憐於人的老太婆，除了忍氣吞聲而外，還有甚麼辦法？她整天的生活，便逐漸好像坐牢監一樣的堪難。

孫兒們是很愛奶奶的。二寶見了奶奶，比見自己的母親還快樂；大寶自從起居上有奶奶照顧之後，臉色也紅潤了許多。

杜老先生去世的五週年那天早晨，杜老太太買了一簇鮮花去上她丈夫的墳。墳地離她的住處很遠。

她是乘電車回家的，半路上來了一位與她年齡不相上下的婦人，一看便知道她是富家的婦女。這位富人在杜老太太旁邊坐下，電車也照舊的向前奔馳。

那婦人坐定了，一會兒摸皮夾，一會兒拉大衣的皮領，隨後向她身邊的杜老太太看